

## 父亲的“智慧包”

林美聪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而我，则是在长大后才慢慢领悟到其中的奥义。

小时候，常常见父亲吃哑巴亏。20世纪80年代的吴田山挨家挨户大多以务农为生，为减轻农作物运输压力，父亲咬咬牙鼓捣了一辆嘉陵125，并且加以改装——套上运输架，成为村里首辆运输摩托。可谁承想，刚买回来没几天，左邻右舍便轮流借车。结果在自家需要运香蕉、饲料时，还得父亲自己搬。

面对母亲的抱怨，他却总说：“傻人有傻福，天公疼憨人。讨便宜的，未必真讨便宜；吃亏的，也未必真的吃亏。”当时我还小不知其中深意，直到后来有一年农忙时，父亲因为腰伤无法下地，左邻右舍自告奋勇每家一天帮衬着母亲，才收完几亩地的甘蔗。这便是父亲所说的“吃亏便是福”吧，看似吃亏，实则收获更多。

父亲平等对待子女，他总说：“家伙分勿平，打到‘廿九暝’，对

孩子可要公平，不然孩子长大可会闹矛盾的。”让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如今看似平常，但对于当时面朝黄土背朝天还身背债务的家庭而言，无疑雪上加霜。但父亲眉头都不带皱一下，就骑上嘉陵摩托载着姐姐去缴费、报名。如今再回首过往三十几年，我们姐弟俩一直亲密无间，无疑是父亲当年种下的好果。

父亲的教育是温柔的，也是倔强的。上中学那会儿，就有人劝父亲，早点让孩子回家帮忙，他就可以早一些卸下重担。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尤其是“主科”数学——小学四年级时数学期末考试成绩就曾不及格，初高中的数学摸底考试不及格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不少人认为我“不是读书的料”。但父亲从未劝我放弃学业，他总对我说：“输入毋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做任何事情都要拼尽全力，才不会遭人看轻。”说罢他又骑着那辆嘉陵摩托送我们踏上求学之路。

当时交通不发达，只有一条路可通往学校，一路上都是货车，还得穿过一段林间土路。晴天还好，无非粘

一身灰尘。但如果雨天，就要面临一番挑战：林间土路坑坑洼洼，父亲不仅需要眼观六路，还得在泥泞的土路中依靠双脚苦苦支撑、滑翔。寒来暑往，风雨无阻，父亲凭借一股韧劲为我们保驾护航。也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不惧怕每一次挑战与失败，走出吴田山，一路考上大学，当上人民教师……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但在我看来，父亲的爱更像水，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将他的“闽南智慧”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的生命中，灌溉我茁壮成长。看到我们不洗碗，他会说“家治宰，趁腹内”，并以身作则刷洗碗筷；看到我们不写作业，他会说“少年袂晓想，吃老母成样”，让我们从小就得养成好习惯……

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国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小山村早已接上一条条水泥路，家家户户盖上新楼房，我们家也从父亲最早的嘉陵125换上了小汽车，然而那些从父亲日常为人处世中流淌而出的看不起的智慧，却一直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影响着我，带给我成长的力量。

醉与花鸟  
为友朋

龙悦

小时候读苏东坡《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说到因他母亲严禁家中人捕捉伤害鸟雀，因此园中鸟雀很多，且不畏人，甚至筑巢在低枝，可以俯瞰巢中小鸟，令我非常羡慕。后来又读到郑板桥家书，大力反对笼中养鸟，说要赏鸟，就绕屋多种树，看其自然飞鸣跳跃。以笼养鸟，牺牲它的自由，以供我娱乐是极残忍的事。我也衷心赞同。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在一个树木葱郁的环境，和鸟及其他动物共同和乐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在这树木拥绕的山林中筑了个小木屋，且有很多是鸟喜欢的树，如野海棠、野樱桃、野葡萄和白杨等；加之，我又在空隙的地方，种了些桃、梨、海棠、蓝莓及各种花草，于是鸟儿们都近悦远来。可说是美梦成真。我种的果树，自己很少吃到果实，我也不架设鸟食盆，所种的果树便是我自然喂鸟的方式。我觉得这样不会养成鸟类倚赖人为工具觅食的习惯。

鸟一般依栖居性格分为候鸟和留鸟两类，来我林园中的两类都有。像蜂鸟就是候鸟，入秋后就不见了，但春花开了，它们会准时回来。它们最喜欢忍冬和凌霄这种喇叭形的花。还有很多我不知名字但歌声美妙的鸟也一样，在它们喜欢的花开时、果熟时或结实时就会来。

留鸟是全年都在的，和我们最熟稔的是一对红雀和一对京燕。平常它们不用巢，但每年孵雏时，京燕会在屋檐下或窗棂上等有遮盖的突出处衔泥筑窝；红雀则喜欢在贴近屋子的花树密枝间，用细枝编巢。

去年红雀夫妇，在我们餐厅外的长廊栏杆上盘绕的蔷薇花丛里筑巢，我们每天早中晚就边吃饭边观赏它们，从筑巢、孵卵、小鸟羽翼渐丰，到一天全家离巢而去。筑巢是以鸟妈为主，鸟爸为辅的双亲工作；孵卵是由鸟妈负责，鸟爸则在附近警戒保护；喂食也是双亲工作，但小鸟孵出后，把碎蛋壳和小鸟粪便衔出丢掉以保持清洁，则是鸟爸的工作。红雀和京燕都是不恋巢的，它们飞走后就不再不回旧巢，隔年再筑新巢，主要是避免旧巢会有寄生虫等。

红雀夫妇今年在我们浴室窗外的茉莉花架上筑巢，那时茉莉花枝叶还不繁茂，我觉得不够隐蔽，但筑成育雏时，茉莉花就长得足以掩蔽那巢了，这使我看到了鸟类的智慧。

记得谭祖庵先生曾有一联：“大开窗户纳宇宙，醉与花鸟为友朋。”他的胸襟和气魄，我不敢企及，但他与花鸟为友朋的任情自在，我则陶然其中。



殷墟博物馆中的文物（视觉中国）

## 对话千年的辉煌

蔡雨辰

洹河水缓缓流过，玄鸟在空中盘旋，青铜色的祭器也恢复了昔日的金光，将士们在旷野上舞动着戈，商王在城邦顶峰俯视众生，挥衣振袖，威严宣告“我是昭，大商的王”。站在殷墟博物馆中的我已不是21世纪的青年，而是穿越了千年大商辉煌的见证者。

走近殷墟博物馆的建筑主体外围，一股庄严宏大的气象便扑面而来，古朴庄严肃穆的青铜色鼎式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予人的不是肃穆凝重之感，而是辉煌大气的庄严之美，不由得感慨设计者对商王朝的完美诠释。大邑商三字的甲骨文，在太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我静静凝望着，思索着，三千年前的商王朝是否也如此震撼人心？殷墟，那片见证过商朝辉煌的土地，如今以博物馆的姿态，静默诉说着过去的荣光与沧桑。

在历史的尘埃里，商王朝以

恢宏的姿态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的车轮缓缓压过，商代的车马也见证了“商”作为上古大邑的气势。黄土掩埋着三千年前的车马，车轼也早已腐化断裂，但商文明的庄重大气、商民的智慧却是黄土掩埋不住的。物以稀为贵，安阳身处内陆，海贝自然珍贵。陪葬的奴隶以及马头上却都佩戴着大量的海贝，无不显露着商王朝贵族的“吉金”气质。有幸看见文物工作人员在车马展的土块中考古，他们轻轻拿着刷子掸去车驾上的黄土。黄土颗粒在空中飞扬，一股强烈的念头让我不禁回望这究竟是怎样的商王朝？强大而又神秘。

子何人哉？沉睡的甲骨文印刻着岁月的痕迹，商人几乎事事占卜，武丁儿子亦是如此。甲骨文就如这位“王子”的日记本。众多的龟甲，让一位受父母宠爱有加的孩子仿佛出现在眼前。“撒娇向母后讨取零食，父王来看其舞蹈”，跨越千年的血浓于水的幸福场景重

映在我们眼前。长从何来？亚长墓的青铜手让我们看见了一位英勇善战、视死如生的将军。战场上将士们的厮杀声，亚长最后顽强抵抗的画面也一一浮现。商王朝是个出彩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其繁盛的城市文明，更是因为其完善的礼乐文明。妇好墓祭器的精美和数量之多也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侧面印证了妇好身份的尊贵。残破的陶罐，精美的玉器，碳化的稻谷，被岁月侵蚀的铭文……无一不在讲述商民的虔诚与智慧。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爱的器物，形似“小猪佩奇”的陶罐，“愤怒的小鸟”铜鸭卣(yòu，古代盛酒的器具)，形似房子的酒器等，展示着商朝人们活色生香的生活。

坐在展馆中，遥望着洹河怀抱的殷墟遗址，想象着三千年前的商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那被岁月掩盖的商文明又重现于世，诉说着曾经的辉煌！那是三千年前的帝都啊！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